



创作手法固化同样不能称为“创新”

近年来，音乐剧的创作似舞台艺术中的一匹黑马脱颖而出，但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着实让人欢喜让人忧。

“喜”很好理解，因为当下的音乐剧事业发展如火如荼、蒸蒸日上。近年来新创作的音乐剧为了脱颖而出，纷纷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创新，遂涌现出一批令人驻足关注的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说“忧”，是因为部分音乐剧为了创新，没能清醒地把握住方向，不仅未能提升自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内核，虽然该部分音乐剧不乏在镁光灯下熠熠生辉之外在。

尤其是近几年，不论是音乐剧还是歌剧、舞剧等舞台剧创作，均对“隔空对唱”“人鬼(神)对唱”“时空穿越”等创作手法格外地青睐——视其为“创新”，并在出品方宣传、媒体报道中津津乐道于此。很显然，这种被若干部包括音乐剧在内的舞台剧创作“屡试不爽”的创作手法，其实早已具备了普适性，尽管一些主创者自以为“新”。此“隔空对唱”“人鬼(神)对唱”“时空穿越”手法一定程度迎合了部分年轻观众，亦洋溢着若干“笑点”，然其引起的现场观众“出戏”又常常使人“看着心累、观得头晕、时空不分”，甚至不胜其烦、不堪其扰。

窃以为，一些“隔空对唱”“人鬼(神)对唱”“时空穿越”的手法如不有所改观，音乐剧等舞台剧的创作手法将会越来越窄，音乐剧等舞台剧的创新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或许是因为出品方、投资方对“群星璀璨”的追求，或许是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近年来音乐剧等舞台剧的创作领域弥漫着“集体创作”的倾向。如果是因为“急就篇”，偶尔为之也不是不可以，但若将“集体创作”视为音乐剧创作的一条多快好省的金光大道则值得探讨、商榷。

音乐剧中的音乐创作部分如由多位作者分担，风格不统一是难以避免的。同样，一部音乐剧的“编曲”如亦由多位编曲者分担，同样势必会风格不统一。当然，理论上讲，一部音乐剧中“作曲”与“编曲”原本就应由同一人来完成，现在却分别交由两拨人(部分音乐剧还有第三拨人——“音乐总监”)来完成，岂非咄咄怪事？笔者耳闻目睹过一部音乐剧的个案：该剧的“作曲”多达6人、“编曲”多达7人。其中，“作曲”与“编曲”重叠者5人，仅“编曲”者2人。该剧音乐不仅风格不统一，而且缺乏“整体感”。

实事求是地讲，面对如此“集体创作”

的音乐剧，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减法”。所谓“做减法”，即压缩“作曲”与“编曲”的人数，最好“作曲”与“编曲”为同一人，让音乐剧的创作回到音乐创作的轨道上，让音乐剧的音乐回到音乐艺术本身。一句话：让音乐剧回到音乐剧。

与此同时，无论是音乐剧还是歌剧，都离不开同一根“文学拐杖”——歌词。换句话说，歌词是否雅俗共赏、朗朗上口，并成功展示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是衡量一部音乐剧、歌剧的重要标准。近年来众多音乐剧、歌剧的“编剧”“作词”(有时“编剧”“作词”乃同一人)、“文学统筹”(这是个新生行当)都没有小觑歌词的创作，应该给予肯定，因为这本是一件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事。但是，或许是出于对“创新”的追求，部分音乐剧、歌剧的歌词占据了歌词创作的两极——“文绉绉”与“大白话”。其中，在叙事性唱段中尤为突出的“文绉绉”的歌词，因为词作者过于高度重视而精雕细琢，却又一不小心使观众的双眼不得不依赖“提词器”，否则无法听懂演员嘴里演唱的歌词。“文绉绉”音乐剧的词作者大概忘了一点——到任何时候“歌词”都是用来“听”的而不是用来“看”的。而另一部分音乐

剧、歌剧的歌词却又荡漾于“大白话”的丛林，既缺少美感与韵味，又呈现出“非舞台化”之态。“大白话”音乐剧的词作者或许忘了一点——艺术虽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

作为音乐剧、歌剧的“文学拐杖”，歌词既不能完全“文绉绉”，因为观众不可能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提词器”；也不能彻底“大白话”，因为音乐剧、歌剧毕竟不是像话剧、小品那样靠念白来推动剧情发展。换言之，音乐剧、歌剧的词作者必须、只能在“文绉绉”与“大白话”之间寻找一个令观众舒适的“黄金分割点”。

无论是音乐剧创作还是歌剧、舞剧等舞台剧创作，其实在本质上有一点是相通的——创作手法一旦固化就不能称之为“创新”。文艺创作之所以要创新，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更无垠、更广阔、更前瞻的创作空间，然而，一旦创作者们将某一种或某几种看似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创作手法视为文艺创作的“捷径”，其过犹不及的结局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是做法恰恰走向了包括音乐剧在内的众多舞台剧创作乃至文艺创作创新的对立面。

据《中国文化报》



翰墨致远总是情

——高金生“漆书”书法作品文化赏析

高金生老师曾给我的散文集两度提笔写跋，为我励志寄情，使我备受感动。这两次跋语都是以“漆书”的书法字体书写的，这不禁引起我对他的“漆书”书法作品赏析的极大兴趣。我认为，高老师的“漆书”书法作品的迷人之处不仅仅在于“漆书”那潇洒的笔墨、流畅的美感，更在于他通过“漆书”这种独特的书法形式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以及对于书法艺术的。于是我要在高老师的“漆书”书法作品的文化赏析中去感悟他“漆书”的寄情，去寻觅他“漆书”的热情，去领略他“漆书”的豪情。

“漆书”是清代书画家金农独创的一种书法体，其笔画特点为横画粗厚如刷、竖画细而劲挺，字形方正拙朴，融合汉隶与魏碑精髓，视觉上似用漆刷书写而成。这种看似拙朴的漆书，内涵相当丰富，极具传承创新的空间。具有扎实的国学文化和书法基础的高金生老师对其情有独钟。这位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的老会员，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师从山西著名书法理论家吕岳挺先生规范学习行书、草书、楷书、隶书。同时跟书法大家殷宪先生成为同门弟子，为他的“漆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牢记恩师吕岳挺那句：“不学千家字，难成一家书”。在研究了金农的“漆书”字帖之后，他开始临帖。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临摹金农“漆书”书法字帖上，在此基础上还融入了他书写多年的草书笔意，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金生漆书”。他的字体遒劲厚重，充满张力。狂放中有收敛，苍茫中不失典雅。

高老师的“漆书”给我的印象可以用3个字和3句话来概括。

3个字：一是“劲”。它贴切地表达了“漆书”笔力刚健、骨力遒劲的特点，力透

纸背，气韵天成，遒韵双绝。给人一种一种大气磅礴、震撼心灵的艺术享受。

二是“志”。修养心性，感悟人生。高老师的作品内容多以励志为主题。“一笔一世界”的哲学意象，“字里行间诉千年”的历史厚重，给人一种“墨迹斑驳诉千年，字字珠玑藏万象”之感。字迹如“秋风扫落叶”般苍劲，墨香似“山间清泉”般澄澈。

三是“情”。书法创作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性劳动，在书法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意趣和情操是书法创造的最高境界，这需要艰苦的实践、经验积累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高老师如是说。

3句话：一曰：艺术美，美在笔峰。其韵如风，其势如龙。观之若行云流水，赏之则心旷神怡。

二曰：语言美，美似述说。一笔一划，皆是千秋风骨；一点一捺，尽显万古情怀。

三曰：思想美，美于形神。非独在于形，更在于神，形神兼备，方为至上之境。

当高老师的两本书法集《高金生书册》和《天一墨迹》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立刻就被集子中那一幅幅遒韵双绝的书法作品所震撼。在这些墨迹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天人合一、挥洒心性的辛勤耕耘者丰收的喜悦。

他的书法作品宏观上看：整体气势恢弘，挥毫泼墨如虹。微观上看：细节把控得体，点画见精神，藏锋显意蕴。从哲学、美学、文学等方面展现出书法文化的丰富思想内涵，具有厚重的书法文化赏析价值。当真是：笔墨相融润无声，挥毫尽在情意中；问君何得临池美，墨迹春秋写人生。书法人生路泥泞，笔酣墨饱任尔行；唯有豪情和壮志，翰墨致远总是情。

胡建民

鼓乐声中的古城新韵

——大同云剑军乐团的文化坚守与时代交响



当晨曦初照大同古城墙，一阵雄浑的军乐声穿透千年历史的烟云，那是大同云剑军乐团正在排练。铜管乐器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光泽，鼓点如同时代的脉搏强劲有力。这支由100余名军乐手、29名室内管乐手和30名女子军鼓打击乐手组成的民间艺术团体，自2000年初酝酿，至2020年正式注册到如今，已成长为大同文化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亮色。他们用铜管的金声演绎着古老城市的现代心跳，在传统与创新的交响中，谱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华美乐章。

翻开云剑军乐团的演出活动轨迹，犹如展开一幅大同文化活动的长卷。从万人舞动中国古城大同赛区开幕式的磅礴气势，到古城首届皇家文化庙会的喜庆喧闹；从第13届正月民俗文化展的传统韵味，到民俗博物馆开幕仪式的庄重典雅——乐团的身影活跃在大同每一个重要的文化节点。特别令人难忘的是2019年，仿古长号队参与明朝徐达将军开城门迎宾实景演出，铜号声与古城墙相映成趣，仿佛穿越时空的对话。2020年，当军乐团在云冈机场迎接前法国总统蓬皮杜之子阿兰·蓬皮杜时，音乐成为了无国界的文化使者，这一场景被央视《大同缘》专题报道，让全国观众领略了大同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云剑军乐团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坐标。2020年《七一党的生日》千人锣鼓大赛上，他们以震撼的表演诠释了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2022年参与红歌下基层惠民快闪活动20余场，将高雅艺术带到基层社区和田间地头，点亮群众文化生活；2024年庆祝建军97周年活动上，百人军乐团的恢宏演奏拉开了大同市首届《军乐艺术节》的序幕；2025年在大同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上举办的迎“七一”群众大合唱演出中，云剑军乐团和大同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协会及市民合唱团冒雨演出，那一首首耳熟能详的颂党恩歌曲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汇聚成坚定不移的信仰。乐团成员中许多是退役老兵，曾在部队文工团或基层连队中与乐器结

缘。现场一首铿锵有力的《强军战歌》，用旋律续写他们刻在骨子里的军旅情怀，用音乐传递着不老军魂。

云剑军乐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多元一体”的组织结构。乐团汇聚了大同市企、事业单位和各文艺团体的精英，整合了山西管乐协会大同分会、云冈区音乐家协会和平城区音乐家协会的资源，既有专业院团出身的演奏家，也有充满热情的业余爱好者。新成立的仿古长号团队更是乐团的一大亮点。这些根据历史文献复制的长号，发出的声音浑厚古朴，为乐团增添了独特的历史厚重感。女子军鼓队的表演则充满现代活力，她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和激情昂扬的鼓点，展现着当代大同女性的自信风采。这种多元构成不仅丰富了乐团的艺术表现力，也成为大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谈到未来，乐团团长阿贵老师说：“我们既演奏《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也创作融入云冈石窟元素、大同民间音乐特色的新的作品。传统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江河。”相信，这种创新精神使乐团既能登上高雅艺术殿堂，又能深入基层社区，实现艺术性与群众性的完美统一。

站在古城墙上远眺，夕阳为大同披上金色的外衣。云剑军乐团的乐声再次响起，铜管的光泽与夕阳交相辉映。这声音里有古城墙的厚重，有现代都市的活力，有对传统的敬畏，也有对创新的追求。从2000年到2025年，这支乐团用近25年的坚守证明：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在理解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不仅需要硬件投入，更需要这样的软实力积累。大同云剑军乐团正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铜管金声里，奏响古城的新韵。宋元林